# 闻香

胡建君

以前和画家方增先聊天，他说自己对气味很敏感，每个房间和人群都有不同的味道，在接触的第一时间就能察觉，瞬间决定情绪的好恶。我也是如此。其实，色彩、声音、神情、文字也都有气味。比如我喜欢新割过的草地，太阳晒过的被子，雨后的花园；喜欢清澈温醇的嗓音，爱人含笑的眼睛；喜欢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这样的句子，还有“栀子花白兰花”的叫卖声，一样清新明媚，令人沉醉，令人欢喜。

最近喜欢沉香，有很多因缘巧合吧。定园主人让我帮他的一种特细线香起名，我说叫“纤云”吧，取秦少游“纤云弄巧”之意。后来送了我几盒。12厘米长的黄花梨香筒打磨得一丝不苟，仿佛有了岁月的痕迹，想来古人用燃香计算时间，而香筒便是储存时光的容器了。我随身带了，有时上课也点上一支。前不久在巴中与朋友彻夜长聊，填过一首《金缕曲》，其中有“萍寄巴中春且住，正寒轻香细银河渡。漫夜语，屡回顾……”写的正是沉香袅袅的氛围。少愚又给过我两片沉香木的随形书签，表面长得像鹧鸪，有一种凉甜的香味，我把它们夹在自己的书《飞鸟与鱼》里。我还有一个随身的镂空老银香囊，是清代赣工的，侧面可以开合，爸爸帮我削了沉香木片放在里面。盒身的执莲童子开脸甚为喜庆，闻香更令人欢欣。好的东西总能跨越时空，受到最大程度的接纳和肯定：最广为人知的西方圣典《圣经》中记载沉香是上帝所栽种的树木，而最家喻户晓的中国画《清明上河图》中也描绘有“刘家上色沉檀柬香”的香店。

但沉香毕竟有些奢侈，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简单易得的植物香料。其实这个观点早就有人提出过，五代高僧法号“知足”的，反对当时上层社会竞相选用名贵香料的作派，“但摘窗前柏子焚”。这种小清新的享受一直影响到大学士苏东坡，他也曾铜炉烧柏子，伴香夜读书。我也试过。这个季节校园里的侧柏已经结子，除了新结的嫩绿果实外，树上往往还挂着去年的干枯的果实，爆裂成四瓣花形，取下里面小小的米粒般的柏子，在清酒中浸泡几天后晾干，便可以做熏香使用了。我用的是电控的白瓷熏香炉，里面还残留着沉香屑，放上几粒柏子，加几颗30年老陈皮的碎渣，温控到220度左右，一会儿便有一种乡村或野地般的暖香弥漫，不浓不淡，像旧日阳光的味道，适合书房的暗夜遐想。“烧柏子香读周易，滴荷花露写唐诗”，也是难得的浪漫吧。

法国的朋友寄来普罗旺斯的薰衣草，我自己用手织的蓝条纹土布缝制粽子香包，四边压上白色的线迹，拿在手中有种低调的奢华感，放在枕边或车上，可以享受好几个月。无论开敞或密闭的空间，薰衣草不疾不徐的香味都很好，飘飘渺渺像一个晴朗的梦。

我还曾经兴致勃勃地参照古法，备齐原料，尝试用杏仁油浸泡加热玫瑰花提炼胭脂原液，掺入山茶油、植物蜡，调和在豆粉、米粉、云母粉中，试图制作天然的玫瑰胭脂膏。结果却不尽如人意，粉块色轻而不亲肤，却仍留着好吃的甜香味，被猫吃去一小块，其余让我拿来画玫瑰书签玩了。想到苏东坡贬谪海南之时，也饶有兴致地自己制墨，结果引燃灶火，差点把房子都烧了，我还算小有成绩的吧。

其实，生活中有很多的一时兴起，成与不成都无妨，最重要的，还是馨香一缕的意念和心情吧。

◀虚谷梅、兰、竹、菊四季屏（梅、竹）

# 阳春三月 清玩雅集

## ——台湾收藏家西泠鉴赏记

童衍方

阳春三月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台湾著名收藏家团体“清玩雅集”三十余位资深收藏鉴赏家，赴西泠印社，赏景观画。团体成员有现任理事长潘文华伉俪，第一届理事长蔡一鸣伉俪，第八届理事长陈永泰伉俪，第九届理事长洪三雄伉俪、第四届副理事长张益周伉俪，以及李明德、林木和、林明哲、詹忠志、张威仪、叶荣嘉、廖桂英、郭玉雨等著名收藏家。

西泠印社占湖山之胜，撷金石之华，裙屐蹁跹，楼台掩映，为众多文人雅士向往。而每逢春秋佳日，印社必有雅集，缅怀先贤伟绩，赏鉴金石书画，觞咏尽欢。印社秉承“保存金石、研究印学”及“兼及书画”的宗旨，融诗、书画、印为一体，开展各种学术活动。本次鉴赏雅集，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极为重视，选出库藏精品以飨来宾。

本次鉴赏会计有蓝瑛、陈洪绶、张瑞图、王铎、朱耷、王时敏、金农、丁敬、罗聘、蒋仁、黄易、奚罔、赵之琛、吴让之、虚谷、赵之谦、吴昌硕、李可染十八位历代名家的书画作品二十件。另有明代《范氏集古印谱》、名家题旧拓三老忌日碑、吴昌硕刻田黄自用印及朱文印“西泠印社中人”。

本此雅集，均为志同道合的笔墨知己，观赏研讨十分契合热烈，如浙派殿军蓝瑛积雪图寒而不枯的雪景内涵、朱耷书画册页的简远意境、王铎的风骨独标、王时敏的专精熟习、金农漆书的犀利挺劲、罗聘梅、竹、石的清雅绝俗、西泠八家金石家书法的古茂浑朴、海派名家虚谷、赵之谦、吴昌硕书画的融古铸今，均随名迹之雅舒慢卷而摩挲研讨，兴味无穷。席间诸藏家对极具创新精神的虚谷梅、兰、竹、菊四屏，尤为关注。

艺苑清赏

虚谷梅、兰、竹、菊四季屏（梅、竹见图），设色纸本，纵心5厘米，横30厘米，梅花釉题曰“有粉有色更精神，一树梅花天地春，一觉浮生尘世外，空山流水岂无人。紫阳山民虚谷。”时年为1894年，虚谷72岁。

此梅花轴构图奇特，枝干均从左边向上斜出。以淡墨赭石画主干，以焦墨、浓墨写支干，圈梅则轻灵苍涩略以朱磥点蕊，尤显内力。此图疏枝交柯，暗香浮动，峥嵘向上，生机勃勃，题诗也冷隽奇逸，高妙超凡，与画面相得益彰。虚谷写竹，浓淡相间，对比强烈，竹叶纷披，元气淋漓，竹下野草摇曳生姿，极富神韵。

虚谷（1823-1896），俗姓朱，名怀仁，出家后名虚白，字虚谷，别署倦鹤、紫阳山民。不茹素、不礼佛，来往上海、苏州、扬州等地卖画为业。自谓“闲中写出三千幅，行乞人间作饭钱。”时穷节乃见，一一垂丹青。一百多年后其奇逸画格益为艺坛所重，至今日还为收藏界津津乐道！

# 文人银行家叶景葵

邢建榕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曾数次拜访著名图书馆学家、书法家顾廷龙先生，或约稿或闲坐。顾老洵洵长者，学问深厚，书法温润静穆，坐在他并不宽大的居室，真是如沐春风。一次他取出一本《叶景葵杂著》，说是他编辑的，题签后送了我。杂著作者叶景葵是大藏书家，自号书寄生，内容有书跋、札记、诗词、回忆，全是旧时文人气息。其中一篇谈收藏顾祖禹手稿本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事，说该稿到手时，“则故纸一巨包，业已烂碎”，遂不惜工本请人修补，花费两年时间，“于是完整如新矣”。抗战初期，叶景葵与张元济等人在租界创办合众图书馆，不仅捐出全部善本书籍，而且在图书馆旁造屋居住守护。顾老说，他在合众随叶工作十年，受益良多，故有编辑此书之举。看得出他对叶景葵的尊重和怀念。

彼时印象留存至今。近年因涉猎近代金融史研究，才知道叶景葵还是一名职业银行家，如果从1915年担任南三行之首——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算起，到他抗战结束后辞去这一职务，竟然连任长达30年之久，这在上海金融界几乎是一个奇迹，更不用说之前他担任大清银行监督等其他经历了。

叶景葵是近代金融界当之无愧的元老，但为人低调，有很浓的文人气，与其他银行家作风迥异。他是举人、进士出身的文士，曾为晚清大吏赵尔巽捉刀弄笔多年，也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，这在新式银行家中是极为罕见的。因在晚清官场的口碑和才干，在大清朝廷倾覆前，他竟以三品京堂候补身份，受命署理大清银行（中国银行的前身）正监督，得以一脚跨入近代金融业的最高权力圈内。武昌起义爆发，照理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，叶景葵却在辞职前数日，以长芦盐票三张向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作抵押借款，平息了一场因清皇室退位而引发的大清银行挤兑风潮。他辞职后，以秘书长项兰生为主联络部分浙江籍股东与高级负责人，发起成立大清银行股东联合会。随即由联合会主持，厉行改革，又得到孙中山的支持，迅速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，开创了近代中国金融业的新纪元。这一切，不能说与叶景葵没有关系，因为实施改组事宜的基本班底，仍是他周围的一批挚友。

海上金融家

叶景葵掌管浙江兴业银行后，将业务重心由杭州搬迁到了上海，改上海分行为本行（后改为总行）。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三方四界的政治格局，使上海迅速成长为一座远东国际大都市，浙兴的有备而来，无疑为银行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从1915年到1926年，可说是浙兴的全盛时期，资本和存款均列各大民营银行之首。茅以升主持设计和兴建钱塘江大桥时，叶景葵首先响应，联合其他银行组成贷款银团，共同投资200万元，浙兴自认一半。

在近代中国，官商勾结是普遍现象。南京政府上台后，南三行、北四行的总经理或董事长，均与蒋介石关系密切，只有叶景葵始终不为所动，游离在政治秀场外。而且叶景葵自律甚严，担任浙兴董事长后，便在报端发表启事，称亲朋好友说项求职之类一概不应。

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浙兴的业务发展受到影响，叶景葵虽然感到内疚和自责，但个性使然，仍能淡然处置。上海解放前夕，面对国民党军警的疯狂抓捕，叶景葵与张元济、陈叔通等社会名流10人共同具名，分函吴国桢（上海市长）、宣铁吾（上海警备司令）抗议，史称“十老上书”。这时候，叶景葵已经是著名的爱国社会活动家了。

夜光杯

# 卖经书

蒋一民

丹宁说，她在停车场遇到一位身穿黄袍的胖和尚，背个大口袋，问她信不信佛。丹宁摇头。和尚说阿弥陀佛善哉，买一本佛经吧！能保佑平安……丹宁不语。和尚就说那您要是信基督教呢，我这儿也有圣经，说着就从大包里掏出一本圣经要卖给丹宁。丹宁摆手离去。和尚急了，一边追着问那您的信仰是什么？您竟然没信仰吗？一边又伸手掏那大口袋：“我这儿还有别的。”

丹宁说她快步溜走了，不知道和尚还会掏出一本什么经书来。

前些日子在浙江一座佛寺里看到正殿是菩萨（佛教），偏殿是关公（道教），想起学者们指出在中国有儒道释三教合流的现象。现在可好，世界几大主流宗教也在这个“布袋和尚”的大口袋里有了合流的可能。

许多人骨子里重实际实用的现世性特点由此可见一斑。很少中国人真信教，都是求现报。去寺庙看看，拜佛求神鲜有不是为了一个具体的功利目的。谁让我早生贵子，谁让我快速发财，甚至谁让我的贪污不被发现，我就拜谁信谁。典型的“临时抱佛脚”。

那个“布袋和尚”应该是个山寨版的吧！他的商业行为或盈利模式却涉及到更深层面的东西。一位出版界的朋友告诉我，现在的读者大都只对实用的书有兴趣，什么书能让我马上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我才买。看样子“布袋和尚”是把经书当成实用书籍来兜售了。悲乎！信仰也可以拿来叫卖了。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，短期行为的盛行可能见效于一时，从中长期利益来看，未见得是好事。毕竟短期利益不可大于长远利益，“术”不可大于“道”，信仰不可沦为工具。

积健为雄

张屏山 作

# 美味可以很精致

郎海宝

三十多年前我高中毕业，考入了一家烹饪学校，老师安排我学习刀工技术，从此，我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学校实行半工半读，我实习的单位是豫园一家老字号饭店，带教我的汤师傅，虽只长我几岁，却已是上海市青年岗位能手。当时十年浩劫刚结束，许多烹饪绝技濒临失传，全店上下掀起了你追我赶的学技术热潮，在这种氛围感染下，刚入行的我对刀工充满了憧憬，片丁丝条块粒样样缠着师傅学，渐渐地我对自己的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转眼到了第二年，有一天师傅笑眯眯地对我说：“小郎，你跟我学‘扣三丝’吧”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扣三丝那可是上海传统名菜，以刀工极其精湛著称，初出茅庐的我能行吗？

既然师傅信任我，我就不能让师傅失望。扣三丝刀工是关键，它集中了六种高难度刀法，光单位里练不行，而要自己花钱买扣三丝原料——金华火腿、冬笋、鸡脯肉来练习根本没那经济条件，怎么办？我省下零用钱，清晨到菜场买回五十斤土豆，下班回到家里就一头躲进厨房苦练刀工，第二天把切好的土豆丝带到单位，师傅或点评或示范，每每使我豁然开朗，就这样整整练了三个月，日长月久，厚积薄发，以至到了拿起刀“以神遇而不以目视”的境地。练毕土豆，再练正宗“三丝”，自然少走了弯路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又过了三个月，我能不出半小时将300克原料分别横批成如蝉翼似的长片，再竖切成头发丝般的细丝，且一款扣三丝里的2000根细丝，长短相等，粗细一致，煞是“壮观”，终于师傅让我独当一面制作扣三丝了，饭店经理说，我是这家店这么多年来最年轻的扣三丝制作者，职业的自豪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。

毕业后我留校担任了刀工专业教师，走上讲台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，使我能把对刀工技术的热爱和学生共同分享。为了在原料上剞上各种菊花的刀纹，我和学生们连续五天赶到长风公园观摩菊花展，流连忘返于几百种不同品种、姿态各异的菊花中，由于抓住了不同品种菊花的各自特征，一款菊花青鱼可以做出十种形态不同、栩栩如生的菊花形状，在餐桌上大放异彩。

创新是刀工技术的精髓。老祖宗留下了一座丰富的餐饮宝库，但如何继承创新是新时代的重要课题。我带领学生学画画、学美学、学设计，融会贯通，把不同的剞法与原料特性、烹饪方法、调味运用等灵活地对应起来，化平常为神奇，创制出松鼠形、金狮形、核桃形、花瓶兰花形等十多种花式剞法。任何一件看似普通的食物都像被施了魔法似的，瞬间变成艺术作品，散发着浓郁的艺术气息，常常让宾客“未举箸先留影”，不少外国元首称之为“精致的艺术品”。

时隔三十年，我参加餐饮文化名师评定，在斟酌自选菜时，我又情不自禁地选择了以刀工为主的扣三丝，只不过今天的扣三丝注入了更多的时代特色：中餐西吃的迷你扣三丝小巧玲珑，白灵菇替代了鸡脯肉，口感更佳，成品似耸立在碧波中的一座靓丽的小山，刀工技术显示了其无穷的魅力。

十日谈

我做手艺人

明日请看《没拜师傅当木匠》。